

外国文学名著精萃文集

欧洲卷

# 安娜卡列宁娜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西藏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

(欧洲卷)

安娜·卡列宁娜



[欧洲]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 强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海平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欧洲卷)

——安娜·卡列宁娜

作者：[欧洲]列夫·托尔斯泰

---

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址：西藏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刷：江西省农科院印刷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大 32 开(850X1168)

印数：3000 册                      印张：25.0625

版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223-01307-9/I·310

定价：178.00 元(全 9 册)      本册定价：34.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 序

“幸福的家庭都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夫斯泰在他的代表之一《安娜·卡列宁娜》所用的开首语，极其深刻而富有哲理，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这样的精辟语言在全书中随处可见，闪烁着耀眼的思想火花，使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完美结合、交相辉映。

《安娜·卡列宁娜》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主人公安娜是上流社会一个有夫之妇和母亲。她嫁给了身居高位年长自己20岁的卡列宁，有了儿子，衣食无忧，她却一直没有体会到爱情。当英俊、年轻、多情的军官弗伦斯基出现并为安娜倾倒，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并私奔。后来，安娜被弗伦斯基遗弃而悲痛欲绝，最后卧轨自杀，自消玉陨。

在小说中，托翁给了安娜充分的同情和肯定，曾经有人对此深为不满，认为安娜红杏出墙，不是个好女人。现在看来，安娜是一个勇敢的女性，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她不满封建婚姻，大胆地追求爱情，真诚而坦率。在腐朽混乱的社交界，行为堕落的贵妇多的是，可是只要在婚姻的幌子下，大家彼此公照不室，可安娜却勇敢地挑明她与弗伦斯基的关系，不顾丈夫的威胁和上流社会舆论的指责。同那些表面上高贵傲慢实际上低俗放荡的所谓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相比，安娜是多么地高贵与纯洁，最后，社会非难与孤立使安娜精神紊乱，弗伦斯基的背叛更使她的精神崩溃，只能一死了之，让人读来不觉悲从中来，怎么能不为洒的掬清泪呢！

书中的安娜与弗伦斯基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大量描写当时的社会可俗风情，真实详细具体地刻画了社会全景图，可使后人在读该书的时候，对社会背景及当时的社会有深入的了解，象是一部俄国沙皇时代的百科全书，在其中你甚至可以查到一个公爵：伯爵少年收入有多少。可以说《安娜·卡列宁娜》这本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俄国史学上也有着相当重的位置。

此次重译，我们始终保持着严肃的态度，杜绝错译、编译现象的发

生，尽量使今译不待合我们汉语以及当前的语言使用情况，变得更生动、更灵活，争取使当今更多的读者得可自由地欣赏这本值得一读的文学名著。

# 目 录

|           |     |
|-----------|-----|
| 第一部 ..... | 1   |
| 第二部 ..... | 115 |
| 第三部 ..... | 234 |
| 第四部 ..... | 347 |
| 第五部 ..... | 428 |
| 第六部 ..... | 538 |
| 第七部 ..... | 655 |
| 第八部 ..... | 752 |

##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都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sup>①</sup>

幸 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知道，丈夫跟家中原先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她向丈夫宣布，不能跟他在一个屋子里同住。这种状况延续已经三天，夫妻两人自己，所有家庭成员，以及一家上下、老小全都感到痛苦。所有家庭成员和上下老小都觉得，他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已毫无意义，每家客店里偶然相聚的人们，也比他们，奥勃隆斯基的家庭成员和一家老小更加亲密无间。妻子不从她的那几间屋子里走出来，丈夫三天不回家；孩子们满屋乱跑，失魂落魄一般；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架，还给女友写信，请为她找个新差事；厨师昨天正当开午饭的时候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都要求辞工算账。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奥勃隆斯基公爵——斯季瓦，社交界都这样叫他，——在通常时间，也就是早上八点，睡醒了，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一张精制山羊皮沙发上。他把自己丰满的、精心保养的躯体在有弹性的沙发上翻转过来，仿佛

<sup>①</sup>全书的题词。下段第一句“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  
来作家改用“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为题词，把这句话放在

还想再大睡一阵。他紧紧抱住枕头另一端，又把面颊贴上去。然而突然他一跃而起，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想，一边回想着梦境。“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对！阿拉宾在达姆什塔特<sup>①</sup>请客吃饭；不，不是在达姆什塔特，是个美国什么地方。对，可是这个什么达姆什塔特就是在美国的呀。对，阿拉宾在一张张玻璃台子上设宴，对，——连台子都在唱歌：Il mio tesoro<sup>②</sup>；也不是 Il mio tesoro，是个什么更好听的，还有多么漂亮小巧的长颈玻璃酒瓶，原来它们不是玻璃瓶，是些女人呀，”他在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眼睛在快活地闪亮，他微笑地沉思着。“对，真好，非常好。那儿还有好多美妙的东西，可是你没法儿用话说出来，就是想也想不清。”这时，他发觉一线阳光从厚绒窗帘的一侧透进来，这才快活地把脚从沙发上甩下，伸过去寻找拖鞋，那是妻子用金色上等羊皮细心缝制的（去年的生日礼物）。他又按九年来养成的老习惯，不抬身，便把手伸向卧室里挂他晨衣的地方。他这才忽然记起，他是怎样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来。

“唉，唉，唉！唉呀！……”他叹息着，记起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他重新又在头脑中描画着跟妻子争吵的全部细节，他全然走投无路的处境，和那尤其令他苦恼的、他自己的罪过。

“是呀！她不会原谅，也不能原谅。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怪我，——怪我，可我又没有过错呀。整个儿悲剧都在这里，”他想。“唉，唉，唉！”他绝望地一边数落，一边回想着这次争吵中自己最感沉重的那些情景。

最不愉快的是那第一分钟。当时他正从剧院回来，愉快而得意，手里拿着一只给妻子买的大梨。在客厅里没见到妻子；奇怪，书房里也没找到她，最后看见她在卧室里，手里捏着那张倒霉的、暴露了一切的纸条。

她，这个操心的、忙碌的、不大聪明的女人，朵丽<sup>③</sup>，一动不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纸条，面带恐惧、绝望和愤怒地凝望着他

① 法国西部城市。

② 意大利语：我的宝贝。

③ 朵丽是达丽雅的一种爱称。



“这是什么？”她问，指着那纸条。

每想起这个，让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感到难受的，主要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当时如何回答妻子的问话。

那一顷刻间他身上所发生的，是那些干了什么丑事突然被揭发出来的人往往遇到的情况。他站在妻子面前，罪过被揭发了，他又没能事先准备好一副面孔来应付这局面。当时他没有觉得委屈，没有悔恨、辩解、求饶，甚至也没有依然故我无动于衷，而所有这些都比他那时所做的要好！那时他的面孔上全然不由自主地（“大脑反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心想，他是爱好生理学的），忽然全然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个惯常的、好心的、因此也是愚蠢的微笑来。

他不能原谅自己这个愚蠢的微笑。一看到这个微笑，朵丽浑身一颤，仿佛出于肉体的伤痛，突然怒气大作。生性急躁的她，流水般吐出一连串难听的话语，从房中奔了出去。她从此不愿再见到这个丈夫。

“都怪这个愚蠢的微笑不好，”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心想。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问他自己，找不到答案。

##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是一个对自己很诚实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硬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一个三十四岁的、英俊多情的男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不爱这个只比他年轻一岁的、五个活着的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对此他现在并不感到后悔。他只后悔自己没能更好地瞒过妻子。然而他感受到了自己处境的全部分量，并且也为妻子、孩子和自己感到遗憾。若是他早料到这事会如此激怒她，或许他有办法把自己的错事更好地瞒过，不让妻子发觉。显然他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他已隐隐觉得，妻子早就发现他对她不忠，而又假装没有看见。他甚至觉得，她，一个已经衰老、风韵毫无的、普普通通的女人，仅仅是家庭中一个贤良的母亲而已，公平地说，应该谦虚点才是。而结果竟完全相反。

“唉呀，真糟糕！唉，唉，唉！真糟糕！”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一筹莫展，反复地自言自语说。“而这以前一切都是多么地顺利，我们日子过得多好啊，她因为有这些孩子，既满足又幸福，我什么也不去妨碍她，让她随意去料理孩子和家务。的确，糟就糟在她是我们家的家庭女教师。真是糟糕！追求自己家里的女教师，这总有点儿庸俗、下流。可这是一个多

漂亮的女教师啊！（他生动地回忆着罗兰小姐那双狡黠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但是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让自己干过呀。顶糟糕的是，她已经……这一切可真是的，好像故意跟我过不去！唉，唉，唉！但是怎么、怎么办呢？”

除了生活对一切最复杂最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能给予的那个答案之外，再没答案了。这个答案是：日子总得过，也就是只好把一切忘却。此刻再用睡梦来忘却已不可能，至少得等到晚上；重新回到那音乐声中，那长颈玻璃瓶女人所唱的歌声中，也不可能；于是，就必须像做梦一样过眼前这日子，好忘却一切。

“走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对自己说。然后他站起身来，穿上深蓝色绸衬里的灰色晨衣，甩过腰带穗子打了一个结，给自己宽阔的胸腔里满满地吸一口气，两只向外撇开的脚，那么轻盈地托住他丰满的躯体，迈开习惯了的饱满的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向窗前，拉开窗帘，使劲地摇了摇铃。随着铃声，走进来一位老朋友，他的贴身仆人马特维，手里捧着衣服、皮靴和一封电报。跟着马特维又进来一个捧着理发用具的理发师。

“衙门里有公文送来吧？”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先接过电报，一边坐在镜前，一边问。

“在桌子上，”马特维回答，他若有所思地望了老爷一眼，目光里带着同情。稍等片刻，又浮起狡滑的微笑添了一句：“出租马车行的老板派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在镜子中瞅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镜中相遇的目光里显然看出，他俩是心照不宣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目光仿佛在问：“这你干吗要说？未必你不知道？”

马特维把两手插进他短上衣的口袋里，摆开一只脚，默默地、温厚地、微微含笑地注视着自己的主人。

“我叫他们下个礼拜天再来，这以前别来白麻烦您，也麻烦自己。”他说了这句明明是早就准备好的话。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懂得，马特维是想说句好笑的话，逗引他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读过，猜测着更正了几个时常搞错的字，这时，他脸上闪起光来。

“马特维，安娜·阿尔卡季耶芙娜妹妹明天就来啦。”他让理发师那只发亮的胖乎乎的手停住一会，才说。那只手正在他长长的鬃曲的络腮胡子

当中开出一条红扑扑的道路来。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回答表明他跟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也就是说，安娜·阿尔卡季耶芙娜，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的这位亲爱的妹妹，能促使夫妻和好。

“一个人来，还是跟姑爷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不好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刮他的上嘴唇，便竖起一个手指头，马特维对镜子点了点头。

“一个人。安排住楼上？”

“你去禀告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她会吩咐的。”

“禀告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马特维似乎有所怀疑地重复说。

“对，去禀告。把电报带去。回来告诉我，她怎么说。”

“您是想试探一下呀。”马特维懂了，但他只说：

“遵命。”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已经梳洗完毕，正要穿衣服，这时马特维慢腾腾移动着他吱咯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回到屋里来，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吩咐禀告您，说她这就要走了。随他，就是说随您，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说。他只用眼睛发笑，还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歪着头，盯着主人看。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默不作声，随后他那漂亮的面孔上显出一种温和而又有几分可怜的微笑。

“嗯？马特维？”他说，一边摇着头。

“没关系，老爷，总会有办法的。”马特维说。

“会有办法的吗？”

“总会有的，老爷。”

“你这么想？那儿是谁呀？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听见门外女人衣襟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坚实而又令人愉快的女人声音在回话，接着门外伸进了保姆马特辽娜·菲利莫诺芙娜那张严肃的麻脸。

“哦，什么事，马特辽莎？”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问，一边迎着她走向门口。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妻子面前完全是罪有应得，他自己也感

觉到这一点，但家中所有的人，甚至这个保姆，她是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的主要拥护者，都站在她这一边。

“哦，什么事？”他神情沮丧地说。

“您去呀，老爷，再去认个错儿，或许上帝会赐福的。她好难过哟，瞧着都可怜，再说家里全部乱了套。孩子们，老爷，也该怜惜一下。认个错儿吧，老爷。咋办呢！喜欢滑雪橇……①”

“可她不肯见我呀……”

“那您做到您该做的呀。上帝是仁慈的，求告上帝吧，老爷，求告上帝吧。”

“噢，好的，您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他忽然脸红了。“噢，来穿衣服呀。”他对马特维说，下了决心似地把晨衣一下子甩掉。

马特维已经像拿着马套子一样把洗净熨平的衬衫提在手里，正在吹去上面的一点看不见是什么的东西，以一种显然的得意神情把衬衫套在老爷那精心保养的躯体上。

###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穿好衣服，在身上喷了些香水，整了整衬衫袖子，再以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动作把香烟、皮夹子、火柴、带双重链条和各种小坠子的挂表分别塞进各个衣袋里，又抖了抖手绢，在一种洁净、芳香、健康而且肉体上很是快乐的自我感觉中，把自己的不幸事抛诸脑后，每迈一步身子都轻轻一抖地走进了餐厅，那儿已为他摆好咖啡，咖啡杯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读了信件。有一封信很不令人愉快——是那个要买妻子田产上一片树林子的商人写来的。这片林子势必得卖掉；然而此刻，在跟妻子言和之前，根本谈不上办这件事。这中间最让人不快的是，这事会把金钱利害搅进他跟妻子和好这件事当中。一想到他可能受到这种利害关系的牵制，为能卖掉这片树林，他得设法跟妻子和解——想到这个，他觉得好像受到了羞辱。

---

① 这句话她没有说完。原为俄国民间谚语：“喜欢滑雪橇，也得喜欢拖雪橇。”雪橇下山时坐上滑下，而上山时则必须拖上去。意为：任何事皆有两面，有利必有弊。她想对主人说：“您喜欢干那种事，就得准备受妻子的责骂。”

读完信件，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把衙门的公文拿过来，匆匆翻阅了两份，用粗铅笔作了几个记号，便把这些事推向一边，喝起咖啡来；他一边喝，一边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订阅了一份自由派的报纸。不是极端派，而是那种大多数人所支持的派别。虽然对科学、艺术、政治他都并不特别感兴趣，他却也对这一切问题牢牢地持有着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所持有的观点，并且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才作改变，或者，不如说，不是他变，而是这些观点不知不觉间在他心中自己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并不去选择什么派别或观点，而是这些派别、观点自己跑来找上他，恰像他并不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是采用人们通常都穿戴的那些。人到成年时，通常思维活动都是发达的，他所生活其中的知名社会要求他能进行某些这样的活动，因此他也必须拥有许多见解，就像他必须拥有一顶帽子一样。假如说有什么原因让他选择自由派而不选择他圈子里许多人也都持有的保守派观点的话，这不是由于他发现自由派更加明智，而是因为这种观点更接近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人说，俄国样样事都搞糟了，确实是，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负债累累，钱简直就不够用的。自由党人说，婚姻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确实是，家庭生活给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很少满足，迫使他撒谎和作假，这跟他的天性实在是太违背了。自由党人说，或者更确切点，自由党人的意思是说，宗教只是对居民中一部分野蛮人的一种约束，确实是，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那怕是做一次短短的祈祷，两只脚也痛得难以忍受，所有那些有关来世的吓人的辞藻华丽的言语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辈子能过得非常快活就很好了。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还喜欢开开心，有时候他会给一个好脾气的人出个难题，对人家说，你要是夸耀门第，就不该仅限于提到留里克<sup>①</sup>，而去丢开你最初的始祖——猴子。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便养成了自由派的习惯，他喜欢这份报纸，就像他喜欢饭后一支烟一样，因为这份报纸能使他的脑袋里涌起一阵轻薄的迷雾。他看了社论，其中谈到，当今毫无必要大喊大叫，似乎激进派正威胁要吞没一切保守分子，似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的隐患。相反的是，“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假想

<sup>①</sup> 留里克（八一二—八九七）是俄国留里克朝的创建人。

的革命隐患，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传统，”等等。他又读了另一篇文章，关于财政的，其中提到边沁和穆勒<sup>①</sup>，把政府的一个部刺了一下。他这个天性机敏，能看懂每一句讽刺话的含义，它是谁搞的，针对谁，动机何在，而这，一向都能给他以某种满足感。但是今天，一想起马特辽娜·菲利莫诺芙娜的劝告，再想起家里的事如此地不顺心，这种满足感便被一扫而尽了。他还看到，别伊斯特伯爵<sup>②</sup>已赴维斯巴登<sup>③</sup>的传闻，还看到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人士征婚等等的广告，然而这些报道并没能像从前那样给他带来一种宁静的、讽刺意味的满足。看完报纸，喝完第二杯咖啡，吃了抹黄油的白面包，他站起身来，抖掉背心上的面包屑，把宽阔的前胸高高挺起，快活地微微一笑。并非他心头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是那良好的消化让他感到愉快。

但是这个快活的微笑让他立即又想起了一桩桩的心事，于是他沉思起来。

两个孩子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听出这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丹妮娅的声音）。他们在搬弄什么东西，把东西打翻在地上。

“我说过，顶上不能坐乘客的，”小姑娘用英语嚷嚷着，“你拾起来！”

“全都一团糟，”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想，“孩子们也自个儿瞎跑。”他便走向门口，喊他们一声。他们丢掉当火车玩的大匣子，进屋来见父亲。

女儿是父亲的宝贝，她大胆地跑进来，一把抱住他，嘻笑着吊在他的脖颈上，像往常那样，她闻到他胡须上的香水味便感到快乐，最后，吻了吻他弯下腰变红了的、闪耀着亲切光辉的面庞，小姑娘这才松开手，又想跑开了，然而父亲留住了她。

“妈妈怎么样？”他问，一只手抚摩着女儿润滑柔嫩的头颈。“你好呀，”他又含笑地招呼了向他问好的男孩。

他知道他不大爱这个男孩子，又老是极力要做得公平；但是小男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并不用微笑来回答父亲冷漠的微笑。

---

① 边沁（一七四八—一八三二）是英国法学家、伦理学家，倡导功利主义；穆勒（一八〇六—一八七三）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属边沁学派。

② 别伊斯特伯（一八〇九—一八八六）是当时奥匈帝国的首相。

③ 维斯巴登是德国西部温泉疗养地。

“妈妈？起床啦，”小姑娘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叹了一口气。“就是说，又一夜没睡。”他心想。

“怎么，她快活吗？”

小姑娘知道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过争吵，母亲不可能快活，父亲应该知道这点呀。他立刻了解到她的心思，也脸红了。

“不知道，”她说，“她没叫我们念书，叫我们跟密司<sup>①</sup>古里去奶妈家。”

“喏，那就去吧，我的丹妮娅宝贝儿，啊，还有，等一下，”他说着，一边还搂住她，抚摩着她柔润的小手。

他从壁炉架上拿下一小盒糖，是他昨天放在那儿的，给了她两块，拣她喜欢的，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姑娘说，指着那块巧克力。

“对，对。”他又再次抚摩了她小小的肩头，吻了吻她的发根和头颈，才放开她。

“车备好啦，”马特维说。“有个女人求见，”他又说一句。

“她等很久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问。

“半个多钟头吧。”

“给你说过多少回，马上报告我！”

“也得让您喝完咖啡呀。”马特维说，口气友好而随便，叫你没法生气。

“好吧，那就快点叫进来。”奥勃隆斯基恼火地皱皱眉头。

求见者是一个名叫卡里宁的上尉的妻子，她要求的事是没法办也没道理的；然而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依他一惯的做法，还是请她坐下，仔细地，不中断她，听她说完，又给她些详尽的建议：去找谁，怎么说，还用他粗大、洒脱、漂亮而且清晰的笔迹干净利落地为她写了一张便函，给一个有可能帮助她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拿起帽子，稍停一停，想想，看忘记什么没有。似乎除了想忘记的东西——妻子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

① 英语 miss 的译音，意为：小姐。本书以下凡是用俄语说的外来语，皆作音译。

“哎呀！”他低下头，他漂亮的面庞上显出一种忧愁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一个他内心的声音对他说，不应该去，这样做除虚伪以外，别无其他。改善和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无可能，因为不可能让她再变得楚楚动人，能激发起爱情，或者把他变成个不能恋爱的老头子。除了虚伪和谎言之外，显然不会有别的结果；而作伪和说谎有悖于他的天性。

“但是总得去一下；不能老这么下去呀，”他说，极力使自己勇敢些。他挺直胸膛，抽出一支香烟，点上，吸两口，抛进螺钿烟灰缸里，才大踏步穿过阴暗的厅堂，打开另一扇房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 四

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穿一件薄绸短上衣，当年那头浓密漂亮的美发，现在已经稀疏了，结成几条发辫，用卡子盘在脑后，面庞又干又瘦，由于脸瘦，一双大大的眼睛突出来，显得惊恐不安。她站在四处乱掷着的衣物当中一只打开的衣橱门前。她正从那橱里把什么东西取出来。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眼盯住房门，徒然想要装出一副严厉、轻蔑的面容。她感到自己害怕他，害怕马上和他见面。她刚要试图做那三天来已经上十次试图做的事：收拾起孩子们和自己的东西，好带回娘家去，——马上又下不了决心；这会儿她跟前几回一样，她告诉自己，不能这么拖下去，她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惩罚他，让他丢丢面子，他给她带来那么多痛苦，她要报复一下，那怕报复一小点儿也好。她仍在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是又感觉到，这是办不到的事；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她无法不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她爱他，这已养成习惯，无法改变。此外，她还感到，若是在这里，自己家里，她还照管不过来这五个孩子，那么带他们去别处，他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这三天来，最小的一个孩子由于喂他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生了病，其余几个昨天几乎没有吃上午饭。她感到，走开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她仍在欺骗自己，仍在不停地收拾东西，装出一副要走的样子。

一看见丈夫，她的手放进衣橱抽斗里，仿佛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直到他走到了她的跟前，她才冲他瞟了一眼，但是她的脸上本想做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却显得慌乱而痛苦。

“朵丽！”他轻声地、畏怯地说。他把头缩在肩膀里，想要装得可怜而



温顺，但是却仍然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她朝他从头到脚迅速地瞥了一眼，见他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样子。“啊，他快活、得意！”她心想，“可我呢……他这副讨人嫌的好脾气，人人都为这个那么喜欢他、夸奖他，我就恨他这副样子，”她心想。她双唇紧闭，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右颊的肌肉在抖动。

“您有什么事？”她急急地说，话音低沉，不像是她的声音。

“朵丽！”他声音发颤地再叫一声，“安娜今天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大声嚷着。

“可非接待不行呀，朵丽……”

“您走开，您走开，走开，”她望了他一眼，一边叫嚷着，似乎这叫嚷是一种肉体的疼痛引起的。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想着妻子的时候，他还可以心平气和，可以按照马特维的说法寄希望于总会有办法的，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看报纸，喝咖啡。但是一当他见到她那张受折磨的、痛苦的脸，听见了她这种屈从命运的、绝望的声音，他感到喘不过气来，有个什么东西堵在他的咽喉上，连眼睛里都闪烁起泪水了。

“我的天啦，我干下了什么事！朵丽！看上帝分上！……要知道……”他说不下去，咽喉里卡住一阵痛哭。

她砰地一声关上橱门，瞅了他一眼。

“朵丽，我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话：原谅我，原谅我……。你想想，难道说九年生活不能赎取几分钟，几分钟……”

她垂下眼睛在听，她在等着听他会讲出些什么话来，她那副样子，仿佛是在恳求他，求他不管怎么能够说服她，让她不再相信那是真的。

“几分钟的冲动嘛……”他开口了，还想继续说下去。然而一听见这句话，好像出于肉体的伤疼，她的双唇又闭紧了，右边脸颊上的肌肉又在抖动。

“走开，从这儿走开！”她叫嚷得更加尖厉刺耳，“别跟我说您的冲动和您的下流事！”

她想走，但身子一晃，她抓住椅背撑住自己。他面孔发胀，嘴唇突起，眼睛里充满泪水。

“朵丽！”他说话时已经哭出声了。“看上帝分上，为孩子们想想，他们没有罪呀。是我的错，惩罚我，让我去赎罪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